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的土地上，散落着几百座古城堡，它们自秦代遗存至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不可估量的历史、地理、人文、宗教、建筑、民俗价值。之所以建筑这些古城堡，在当时或出于战略防御的需要，或出于朝廷马政的需要，或出于防匪自卫和居住的需要。在社会进程中，它们渐次倾颓，蕴含其中的大量历史文化信息也逐渐消逝。在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作家牛红旗对此情有独钟，但经过4年多的实地走访和大量史料的查考，以敏锐的观察、广阔的视野，结合现实生活图景和自己的内心体验，撰写了长篇纪实散文集《失守的城堡》。

1月5日，由鲁迅文学院、宁夏文联、中共宁夏固原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长篇纪实散文集《失守的城堡》首发式暨牛红旗散文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王巨才，宁夏文联副主席哈若蕙，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一鸣、王璇，固原市文联主席杨风军和近20位评论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成曾樾主持。

《失守的城堡》以对文化的扎实考察还原了历史的细节，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受到关注。王巨才认为，《失守的城堡》所收录的68篇文章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一座座废旧古堡的采访手记，但呈现出整个西海固地区的地域文化。作者通过对古城堡的大量历史文化遗产的辨析，对发生在那里的历史事件的考证，对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古往今来命运遭遇的记叙，写出了文明演进过程中所留下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写出了这些积淀在人们人格心理上的投射和在民情中的延续。换句话说，这是一部关于文化记忆和文化传承的作品。

胡平认为作者把时代、历史、文化都表现了出来。作者下了大功夫，查阅了很多相关的文史资料，且资料和考察结合得较好。但就题材而言，还可以写得更加具有冲击力。艾克拜尔·米吉提认为，《失守的城堡》既像史略、像方志，又像堪舆。这么多古堡，每一家都有不同的命运和不同的人物故事。有些章节读起来像小说，有些章节读起来像随

# 西部大地的行走者

——牛红旗散文作品《失守的城堡》研讨会综述

□霍君

笔。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沧桑的历史、多变的人物命运和城堡的命运。

李一鸣、郎伟认为，《失守的城堡》是一部从历史深处和生活深处打捞记忆、升华哲思的书。作者在辽阔苍茫的西海固土地上寻觅历史、追寻传奇，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打捞失去的传统。这既是一种艺术活动、文化考察活动，又是一种历史还原活动、精神构建活动，这样大体量的集中叙述城堡，表达了一种诗性、文化性和历史性。哈若蕙谈到，牛红旗笔下的一座座城堡，从文字深处、从遥远的岁月向我们走来，一篇篇长长短短的故事连缀起的是这片土地历经千年沧桑变更的历史，这里有历史，有风云，也有土地与人民命运的变迁。

散文写作还是要强调对生命的体验，不能假大空地呼喊。对此，雷达表示，《失守的城堡》不仅写了很多有趣的人文故事，而且还表现了作者对生命、自然等主题的观照。作者不是采访到什么就写什么，不是悟到什么就抒发什么。书中的很多篇章古今对照，感慨自然，体现了对生命的检视和对文化的坚守。孟繁华认为，这部作品是作者在行走中积累得出的，作者通过实践和考察，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他作者想要复制和拷贝是不可能的，这是作者的贡献。

梁鸿鹰认为，这部书最值得关注的是白描的写作手法。作品中写到的人都是普通人，作者以一种平视的眼光跟他们交流，把他们的故事发掘出来，赋予作品周正、端庄、沉稳、朴实的写作风格，这种写法是值得提倡的。吴义勤谈到，人们面对历史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往大处写，一处是往

小处写。牛红旗是往小处写的一种，他没有脱离文物本身的边界，无论是思考也好，情感也好，都体现了对文物、对古堡的一种真正尊重和人文情怀。这种对历史、对土地的写作姿态是非常好的。

生命体验和对人性的观照是这部作品的一个特点，何向阳谈到，《失守的城堡》是通过一个个活着的现世的普通人呈现了一种文化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是悲壮的，苍凉的，但又是宏阔的，作者常常会把视野挪到田野当中、荒原当中去写。在作者的叙事中最动人的一点，是他看到了边缘处的小人物。在作者和这些小人物心与心的交融中，读者看到了文化的不灭。虽然表面上是《失守的城堡》，其实也是人心的坚守。在这些城堡的残垣断壁之间，仍然有它遗存的文化，有值得人们思考的价值。郭艳认为，这部散文集给人的感觉是作者是一个在西部大地的行走者，这种行走具有向内的视觉，注重向内的探寻，强调了不同的纬度和多面性。这种对于自身文化的寻求侧重民间性和文化性。作者除了描述战略经济意义的失守，更重要的是关注到了文化的失守。

与会者认为，《失守的城堡》可谓作者文化旅行的生命体验。作者并未仅仅驻足于写景层面，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思考表达对生命、历史、文化的理解和敬重，发掘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民族精神。书中既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和采访实录，又有不少生动的虚构细节和合理想象，疏密有致，张弛得体，感情内敛，文字朴实，体现了作者认真的写作态度、扎实的艺术积累和娴熟的表达能力。

在喧嚣的时间之外，我时常陷入对时代或者自己的质疑之中，我们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有没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在主宰着我们和影响着时代的文字？对于作者而言，我们到底如何呈现与叙述我们看到的真相与隐秘？写作的使命是什么？近期在研读鲁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光线小说沙龙”作品中，张乐朋、苏瓷瓷、钟法权三人的小说集中体现了作家的情怀和精神向度，《快钱儿》《大雪漫天的日子》《亲爱的弟弟》三部小说从不同的生活领域去呈现底层生活、人性复杂和精神困境，无论处于生活底层的窑工、刚入伍的新兵还是处于困境中的弟弟，在他们作家的笔下或多或少地隐藏着内心的疼痛。我们无法拒绝疼痛，因为我们处于这个疼痛的时代。也许，疼痛是我们活着的清醒状态，而悲悯是我们在现实中内心保持的温暖和本真。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的写作才有了存在的价值。

写出疼痛。这句朴素的表达在这个物欲横流、道德缺失的时代，显得是多么的奢侈。今天的世界，有谁会去关心文学的内心世界，揭开生活的真相？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作者来说，我们的写作必须朝着时代的“反方向”探索，抒写与我们内心擦出伤痕甚至血的文学世界。小说《快钱儿》在揭开底层矿工的世界中，展现的不只是矿工们真实而卑微的生活。为了生存，为了家庭，为了身边的人们，他们在用仅有的廉价生命换取生活的物资。“永年”和“镐头”们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资，不惜冒险去黑窑打工挣第二份钱。在生活与金钱面前，他们还有一种幻想，如果走投无路，最大的梦想就是死在矿井，这样家人就会得到一笔不菲的赔偿款，这就是“快钱”的来源。现实的沉重与命运的不堪使得他们已经无暇顾及生命的宝贵。而《大雪漫天的日子》体现的疼痛是来自内心的疼痛，它是隐蔽的河流。新兵与老兵在去军校深造的背景之下，展开一场非同寻常又节外生枝的较量，关乎精神与物质，关乎活着与死亡，关系善与恶的评判。文中主要人物宁，他的痛在于如何选择另一个人的死亡与活着的命题，生命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生活本身。特别是在刑场上的情节呈现。宁没想到不惜生命救人的却是死刑犯，实际上死刑犯没有抵达绝命的边缘，其内心深处闪烁着并不微弱的善良与温暖。可惜粗糙的我们只看到黑沉沉的夜，忽视上空闪烁的星星。在宁的世界里，他的痛来自没有到场，没有抵达死刑犯的精神世界而倍加痛楚。《亲爱的弟弟》则更是一篇全局充满尖锐疼痛与战栗的小说，畸形的乱伦与爱恋，复杂恐惧不安的生活，缺乏信任的、道德缺失的、神经质般的故事。其人性深处的自私、丑恶和残酷，被作家无情地揭露和表现出来，直指我们当下的伪生活。我们处于病态的时代与浮躁的生活中，悲哀的是我们并没有察觉生活的病态，或者说虽察觉到但熟视无睹无能为力的现实。三部小说，无论尖锐的还是隐秘的疼痛，指向的都是我们作者的精神向度。在我们当下真实谎言与遮蔽疼痛的光鲜背后，作者撕碎的是荒芜和绝望之下的深深伤口。有痛感是好事，至少我们作者是清醒的，充满对外部世界的悲悯和温度，对我们的社会是警醒的，是充满疼痛的希望的，也是在黑暗中敢于解剖伤疤的勇士，尝试先为自己疗伤。

小说家叶兆言说：“文学与珍珠的形成十分相似，珍珠是在河蚌的痛苦中形成的。文学是痛苦的结晶，没有痛在里面，就不能形成美的文学。”麻木喧嚣的生活已经使我们疲惫、迟钝和麻木，失去对人性的敏感与锐利。当我们再次审视三部小说时，从窑工那充满心酸的“快钱”追逐里，在“亲爱的弟弟”荒诞变态甚至充满恐惧不安的爱恋以及对生死命题的追问与拷打中，我们已经看到作品中呈现的众多溃败的伤口，但我们的作品不只是要表现至痛，更应该表现至善。中国社会现实已经够沉重了。好的文学作品要能抚慰人心，给人以温暖。以《快钱儿》为例，我们读到两个农民工从这个世界获得的热情或热量不足以挽救他们，不足以超越他们，也不足以救赎他们，他们活着的时候是挣扎，在遇难一刻，也正好是他们人生所获的热情或热量寂灭的一刻。这种撕裂是痛彻心扉的。我们在给读者提供精神产品的同时，不仅带给他们疼痛，也要给他们止疼的勇气和力量；给他们呈现生活困境、精神困境和人生困境，也要给他们拯救自我的通道。纵然是不确定的、充满可能性的，至少在沧凉里还有一种温度在其中。否则，我们会在读毕《亲爱的弟弟》后，面对粗鄙的伪生活自我，困惑于我们究竟往何处去？迷茫、窒息、恐惧和绝望则席卷而来，让人不寒而栗。让人欣慰的是在《大雪漫天的日子》中，我们除了读到老兵的另一种人生选择的无奈与心痛，同时也感受到了作品反映出的人性之美、人性之善。

我们不反对作家确认疼痛的存在，叙述出现实的真相。即便如此，在内心深处我们依旧保持着悲悯，依旧渴望那人性温暖之光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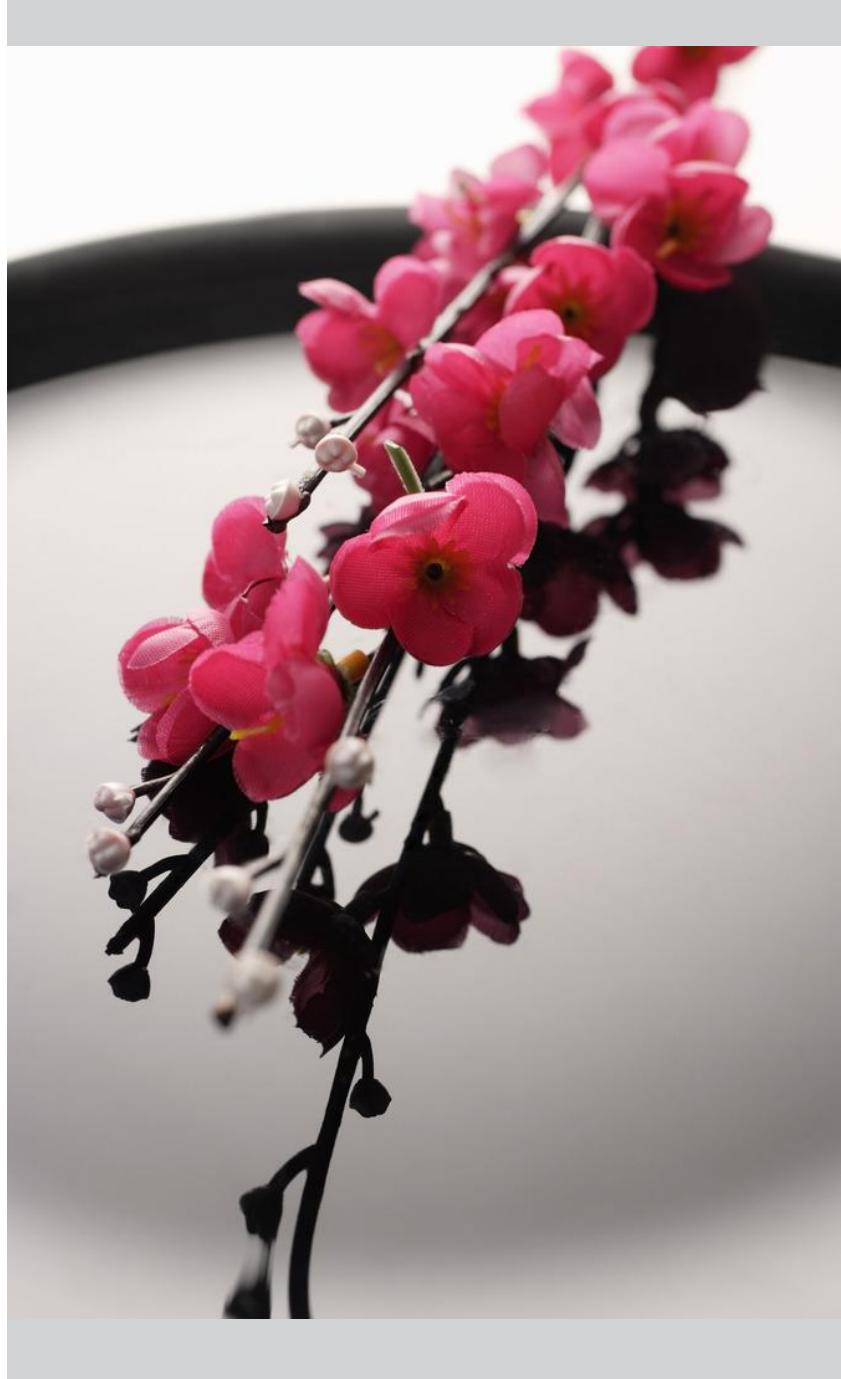
## 乡间的绅士

□修白

的句子中的副词，其中心语意早已被书写者抽走。但那些弯曲的想象还存在，给人留下更加清楚的猜测和暗示。写在大地上的河流，凭借天生的柔韧(失去硬度的无限宽容)、弯曲(有时何尝不是委曲求全)、对秩序的绝对服从(超出河岸时被人们称之为灾难)越走越宽阔。环城路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它是城市的掌纹，暗含着设计者的野心和智慧：以其周而复始的步伐、日常经验消解一切可能出现的异端，让思想在一个固有的圈子里重复，最终训练出转圈者对命运的默认”。在这里，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对命运默认。在静默里得到些微的启示、安顿。

时间什么也没有记住。一切人为雕琢的思想之光都将被破碎的时间忽略。照进依旧在行走中。偶有联络，能感受到电话另一端的朝霞与白露，山的峻挺，水的逶迤，绵延的音符中那一份遥远的牵挂。夕阳的露台上，香水月季芬芳袭人，走近，便浓郁，却没有一丝香水的造作。这样的时刻，朗读照进的文字，那些文字像香粉一样具有穿透力，自然，不能效仿。带我们回远古时代，我似乎看到一个乡间的绅士，从容地站在讲台上和他的孩子们讲述一些久远的故事。近处的一片瓦砾、一只麻雀、一个补鞋匠、一个制造陶器的艺人，远处的一次死亡、一场葬礼或是其他的礼乐。民间与生活，无处不赋予深刻的寓意与哲理。一如我当初读完《顺水漂流》的感受，开篇准确，很多地方的叙述都很准确，到位，节奏，恰当。不像其他的散文家，动辄来一个华丽的转身，浮华却失真。真情真感受，对往日记忆的重现，是生活真相的揭示，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回到我们的内心，回到起点，那是一个干净和纯粹的地方，那里有清新的空气和自如的呼吸。离开了，可以回来，在这里停顿，像一个乡间的绅士，从容回眸，蓦然间，给我们一个新世界。

鲁院教导过的学生要带着他的孩子再去八里庄。照进领着他的女儿去过，我也领着我的女儿去过，在不同的时间，在她们的花样年华。鲁院似一座地标，一个象征。不论是坐在地上号啕大哭的孩子，还是躲在一隅潸然泪下的人儿，这些命运的宠儿划着孤独的小船汇聚在一起，鲁院把他们打扮一下，装备一下。然后，他们又沿着来时的路径，回到各自的河流中。有些河流归于平息，有些河流更加汹涌。而照进，属于后者。



## 散文的内视和敞开，自由和限度

□杨献平

散文起码要像鸽子，放出去，任它飞，还可以收回；也更像鹰隼，干脆把它们放逐到天空。从《史记》里，我获得的启发是散文就应当是一个复杂的、甚至奇怪的文本，就应当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散文应当无所不包，就像我曾经待过的巴丹吉林沙漠，看起来荒凉凄怆，天地无物，一无遮挡，可一旦进入，你会发现，其实沙漠也是极端繁华，表面是平静僵化甚至残酷的，可一旦静下来，沙漠则更像是一个铁马金戈、旌旗漫卷的沙场，也像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喧嚣山野，更像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内心宫殿，以及灵魂深处风情万种的海水蜃楼。我们时常为表象所迷惑，在表象上付出了很多，从不肯脚踏实地、身心践行；喜欢外在的肯定，而忽略内在的繁复无常。

在散文的嬗变过程中，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张炜、韩少功等小说大家对这一文体有着引领性的开拓之功。正是这些人，使得散文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渐渐有了新异的气象和品质，摆脱了模式化写作。

记得2000年左右，很多写散文的都在极力回避情绪化的书写，倡导一种安静的、理性的散文书写，我则不以为然。

这种反复从一个微小的方面证实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中国人还没有改变二元思维，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看起来中庸，实际上泾渭分明。

当下的散文写作，大致有几个方向或者说取向。一是历史写作。历史写作大抵是经不起推敲的。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复述或许能看到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但历史写作事实上也是一种逃避。二是自然写作。自然写作是一个美好称谓，但不构成概念。很多人认为，自然写作就是以我之心观物，将万物反应给我的感觉用文字记录下来，有些甚至排除了人。岂不知，所有的自然也都是人的自然。三是乡村写作。乡村现

在已经变得荒芜和空虚，乡村的美好年代即将成为过去。农民进城和被城镇化是当下乡村的主题命运。上一次回南太行老家，忽然想到一个词，那就是“掘根运动”。我们面临的又是一场文化的、精神的断裂。四是消闲写作。这类主要以时尚生活、坊间流转、书籍碟片、消费娱乐等为主。五是虚构性的偏执型写作。主要以某一过往名人爱情、生活际遇等为主，以片面的眼光，突出主题式的写作为代表。六是行走文章。这类作品比重很多，而且是目前可与畅销书相抗衡的一类题材。但能够把一片地域及其人群生存真实状态、文化本性透彻发现的极其少。

而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三点，一是刻意回避、规避自身的丑、恶、自私、贪婪。以书写他者为根本或永恒形式，以表现某种状态和现实际遇为主，写到自己，不是忧伤，就是感动；不是快乐，就是担忧；不是心怀众生，就是悲悯万物。

极少有人真实、深刻、大胆暴露自己的内心及灵魂深处那些负面影像和隐秘欲望，导致散文在人性人心的表现和开掘上是无效、无力的。我们都喜欢把一个美好的、富有同情心和美的自己用文字加以展现，忽视内在的脏。岂不知，那也是人的天性，是每个人每天都发生的心理活动。二是自我局限。散文作者更应当是大地及其所有信息的采集者，是人和某一地域人群的具体洞察者。我们都在专注于自己的某一种写作题材，很少去尝试陌生的领域，要不转向历史文化名人等典籍生发，要不向消闲写作靠拢。近年来，有些作家做了一些贴近大地众生和人间烟火，特别是展现这个时代本质特征的事情。但目前来看，主观情绪过于浓重，以某种片面的方式去观照，采取学术的方式书写，是远远不够甚至失之于偏颇的。我觉得，对大地人群及其现实变迁，以本真的方式去书写，不加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的发现和表达，可能更接近

本质。三是格局小，思想萎顿。思想深度、高度决定写作者的气象格局。散文必然要有思想。如历史散文写作，你的历史观是一部作品成败的首要条件。散文的思想实质上体现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以及对具体物事的表现方式，也在体现语言的叙述策略上。

文学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是操作的人存在问题，散文也是如此。一是过分受制于散文的文体特征，认为散文就是那样的，不可更改，使得自己的散文写作变成了模式化的程序套用。二是作者自身存在认知误区，认为以散文方式书写的对象都应当是通透的，是赋予事物美感、展现作者的性情的，因此总是以人的方式去打量、书写笔下的事物，主观凌驾意识严重。三是思想认识上的匮乏。就文论文是批评之道，可是作为写作者，认知上的浅薄、片面、偏激一定会使得作品面目僵硬，缺乏灵性，向度单一。四是惯性写作。我觉得，不断变换策略和方式，不仅体现作者的文体能力，也会使得自己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进而有效地规避和校正。

如何有效地面对和审视内在的自己，如何更犀利而精确地研判外部世界，如何将这种内视和收拢很好地结合起来，并以独特的方式加以呈现，我觉得这可能是目前散文的突破口。困境是我们总是在“一致对外”，外物外情外事外思多，可谓散文自古以来的一种模式。可是，在这样一个嘈杂、喧嚣、快速形成又快速扬弃的时代，一切都不是固定的。每个人对这个时代的体验，我相信是独一无二和不可重复的。从这个层面说，困境也是突破。散文被称之为最直接的文体，也是速度最快的文体，那么，散文书写就有责任去面对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我还觉得，以个人方式介入到时代现场，或者说，能够有效地把时代在一个人身上的种种痕迹，深刻而独到地发现并书写出来，也是一种有效的创作。近些年来，我一直在倡导或者实践一种“此时我在”的文学现场感，我的意思是，写出一个时代的种种特征、本质，以及时代之中的个体命运遭际和精神困境，也是散文获得流传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以本我、悲悯、深切、深思、自由和精锐、独特的方式去实践“一个时代之下的众生和个人画像工程”，似乎是一种富有挑战力和创新力的出发原点。

保持对现实的疼痛与体恤

□杜怀超